

# 中国小说丛考

趙景深著

解  
說

# 中国小说丛考

赵 景 深

DGS 1601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2252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952252

**中国小说丛考**

赵 景 深

齐 鲁 书 社 出 版 发 行

山 东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5 印张 389 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2,001—18,100

书号 10206·20 定价 2.05 元

# 序

解放前我写过四本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考证文章，那就是：《小说闲话》（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小说戏曲新考》上卷《小说编》（一九三六——一九三八）、《中国小说论集》（一名《银字集》，一九三八——一九四三）以及《小说论丛》（一九四四——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前写得不多，只有《〈水浒传〉简论》、《李复言的〈续幽怪录〉》、《剑侠传》、《国色天香》以及《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沉〉》的补记部分。一九五八年在养病期间，将四册论著和零散的篇页都收集在一起，还加进去解放后所发表的十篇：《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关于〈英烈传〉的插画》、《〈杨家将〉故事的演变》、《〈杨家府〉与〈宋传续集〉》、《读〈四游记〉》、《谈〈拍案惊奇〉第二十五卷》、《关于石天基的话本小说》、《关于济公》以及《谈〈水浒传〉第六十七回》。除去最后一篇思想性较强以外，其他各篇也还是考证文字。这本书本想题名为《中国小说论丛》或《中国小说论集》，尽管过去我曾这样题名过，现在却觉得当之无愧。既然这些文章主要是考证文字，而不是分析作品的，不如称为《中国小说丛考》较好。

这本书究竟是否要问世呢？我曾经考虑过。至少，这本书

比蒋瑞藻体例不纯的《小说考证》、钱静方用力不多的《小说丛考》总要略胜一筹吧？但返求诸己，又觉得在我所处的时代，比蒋、钱等前一辈的先生们是更应该进步一些的；也就是说，我的工作还不曾达到较年轻一代的研究者的高度。因此，我又踌躇起来了。最后，我还是决定把这本书送到社会上去。我觉得，把这书当作“旧著的改版”，还是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者在资料上有一点用处。

我这本书打乱了原来的次序，完全按照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的次序来排列。我删去了曲艺、民间故事等的考证文字多篇。我狂妄地想以这书来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补充资料。例如，《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集》以及《前汉书平话续集》，鲁迅先生谈得不多，我就多谈一些；关于《野叟曝言》的作者夏二铭，我曾特地到江阴去访问过夏氏后裔，找到《夏氏宗谱》和《浣玉轩诗文集》，我就据以写成年谱。

解放前，考证中国小说戏曲而别人有过成绩的研究，我便不去动它。这集子把目次一排比，就显出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九五八）以来，我写的文章中，有一些不应该不叙到的文章。例如，关于《三国演义》，我只写过一篇民间传说的《柴堆三国》；关于《聊斋志异》，我就不曾谈到过；《红楼梦》我也谈得极少。并且，我力气用得最大的是同一题材的小说、戏曲的演变，竟因此不能享受文艺欣赏的乐趣，以致解放后在复旦大学讲授小说史部分，就感觉到备课非常吃力——因为要完全另外换过一套。今后我一定要改弦易辙，学习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第一流的古典小说；如有余力，才再搞较次的作品。

我觉得，考据在今天仍是需要的，它是文艺研究的准备工作。不过，不能以考据作为终极的目的，考据只能是手段。我这本书就是在考据上也不能算是全面的，我只是更多地谈到来源演变、作品真伪、作者生平、版本校勘、评论正误……这一些，而时代背景、社会情况、历史条件……这一些就很少谈到。不过，象“诸葛亮骑过几次马”之类的文章，也许我这本书里还没有；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不会是“为考据而考据”。

一九八〇年一月，赵景深。

# 目 录

## 序

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	(1)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	(5)
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沈》	(12)
中国笑话提要	(22)
李复言的《续幽怪录》	(61)
《剑侠传》	(65)
《杂纂》摘抄	(69)
南宋说话人四家	(71)
重估话本的时代	(80)
《清平山堂话本》	(85)
《雨窗欹枕集》	(88)
《青琐高议》的重要	(93)
《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	(97)

《七国春秋后集》与《前七国志》	(104)
《前汉书平话续集》与《西汉演义》	(110)
《柴堆三国》	(120)
《残唐五代史演传》	(122)
《说唐传》非罗贯中作	(130)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	(136)
《水浒传》简论	(138)
《水浒传》杂识	(159)
谈《水浒传》第六十七回	(164)
《水浒后传》作者的诗	(167)
《英烈传》	(169)
《英烈传》本事考证	(176)
关于《英烈传》的插画	(210)
杨家将故事的演变	(212)
《杨家府》与《宋传续集》	(219)
读《四游记》	(221)
《四游记》杂识	(226)
八仙传说	(229)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	(251)
《三宝太监西洋记》	(264)
《西洋记》与《西洋朝贡》	(296)
谈《金瓶梅词话》	(301)
《金瓶梅词话》与曲子	(308)

谈明代短篇小说	(313)
《喻世明言》的来源和影响	(323)
《警世通言》的来源和影响	(332)
《醒世恒言》的来源和影响	(344)
《拍案惊奇》的来源和影响	(357)
《二刻拍案惊奇》的来源和影响	(367)
四十卷本《拍案惊奇》的发现	(388)
谈《拍案惊奇》第二十五卷	(390)
关于《西湖二集》	(392)
《醉醒石》与笑话	(398)
《豆棚闲话》	(399)
关于石天基的话本小说	(402)
《国色天香》	(405)
《剪灯二种》	(408)
《觅灯因话》	(418)
读《儒林外史》	(423)
姚燮的《红楼梦类索》	(431)
《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	(433)
《野叟曝言》与夏氏宗谱	(448)
关于小说家屠绅	(450)
关于《蟫史》	(452)
《品花宝鉴》考证	(454)
《花月痕》与《青楼梦》	(464)
读《海上花列传》	(467)

《三侠五义》前言	(471)
《三侠五义》再版题记	(476)
关于石玉昆	(479)
包公传说	(481)
百回本《包公案》	(501)
所罗门与包拯	(503)
《施公案》考证	(512)
关于济公	(523)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谈麈》	(525)
《老残游记》及其二集	(528)
曾孟朴的《孽海花》	(533)
《中国小说史料》跋	(544)
马来文的中国小说	(547)

## 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

战士鲁迅死了。关于纪念这样一个努力与封建思想奋斗的作者，是应该侧重于他的思想方面的，但我做这工作，能力还不够，所以只好略谈他在中国小说史方面的成就。蔡元培挽联云：“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而我只能诚实地就我所比较知道一点的来说，实是惭愧。但我以为，单独地以我这篇短文来纪念鲁迅是不对的，把我这篇短文放在几篇论鲁迅的创作、思想等文字的后面是应该的。因为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实有很大的功绩，正不容我们忽视。我们应该各就所知，从各方面来看鲁迅。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现有的三数同类书中最好的一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比他写得更好的。今年（一九三六年）已有日本增田涉的译本。此书初版于一九二四年，曾经增订两次：一次是一九三〇年，添上元刊本“全相评话”、《水浒传》诸本（商务刊有一百二十回本，李玄伯刊有百回本）以及“三言”（《世界文库》已刊《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的叙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把《品花宝鉴》的作者陈森书改为陈森，又把《花月痕》的作者魏子安改为魏秀仁。因为他发现了作者的手稿《梅花梦传奇》自署毗陵“陈森”，故疑“书”字误衍。对于《花月痕》的发现尤大，原来他买到一部谢章铤的

《赌棋山庄文集》，其中有一篇《魏子安墓志铭》（似曾载入新版《小说旧闻钞》。最近孔另境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小说史料》并收之），说起子安是号，秀仁方是名。铭后附有魏秀仁的著作目录，凡三十三种，八十卷。我希望将来魏秀仁的著作能够逐渐被我们发现。

辅翼《中国小说史略》而行的是《小说旧闻钞》。这部书比蒋瑞藻的《小说考证》要好得多。第一，蒋氏的书虽名为《小说考证》，实际上是连戏曲的考证也放在一起，并且随得随刊，检查不便。例如，《三国演义》既见于《正编》，又见于《拾遗》，复见于《枝谈》。而《小说旧闻钞》却是只录小说考证，不取戏曲考证，并且合为一本，不是前后散见的。第二，蒋氏抄缀，常任意更改字句；有时原书易得，也去抄录第二道手的引文。鲁迅则均取原书校正字句，且多新的考证录出。如果原书易得，就不麻烦地再去翻检原书。例如关于《水浒》，俞樾的《茶香室续钞》曾经两次引到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蒋氏引前者，鲁迅便改引后者。又如关于《英烈传》，蒋氏引《茶香室续钞》，鲁迅便把它的娘家《七修类稿》找了出来。又如，关于《西游补》，蒋氏只用《缺名笔记》，鲁迅则把这笔记所引用的原书朱彝尊的《明诗综》和钮琇的《觚剩续编》用了上去。又如，关于《女仙外史》，蒋氏引《通俗编》删去开首几行，鲁迅却将全文补足：凡此诸点，都是鲁迅胜过蒋氏的地方。

关于小说的辑录，鲁迅有《唐宋传奇集》和《古小说钩沉》。前者分辨伪作，考证源流，用力极勤。一向我们看惯了《唐人说荟》，以为《邢凤》和《沈亚之》乃《梦游录》的篇名，而作者是什么任蕃，不知《邢凤》即《异梦录》，《沈亚

之》即《秦梦记》，均为沈亚之所作，见存《沈下贤集》，连可靠的《太平广记》关于此两篇都只选用第二道手《异闻集》，或《异闻录》，他更无论矣。我们又以为《虬髯客传》乃张说作，《枕中记》乃李泌作；不知前者的作者实为杜光庭，后者的作者实为沈既济。我们复以为《杨太真外传》、《梅妃传》（托名曹邺）、《开河记》、《迷楼记》以及《海山记》（最后三种均题韩偓）都是唐人作的，不知实乃宋人所作。经鲁迅考订以后，方才拨云雾而见真相。

《古小说钩沉》是常在我怀念中的一部书。记得鲁迅以前曾写信给小峰说是不愿给北新印，出这部书是“赔本无疑”，想交给厦门大学印，后因辞职赴广州中山大学，这事便搁了起来。去年郑振铎编印《世界文库》，第一集目录中有此书，但第二集中仍无此书。我希望许广平女士能将此稿整理出来设法付印，此书的读者虽不多，我相信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必有很大的贡献。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嗣禹的《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那是仍旧不足餍我们之望的；因为邓嗣禹的“引得”只以《太平广记》为本位而“钩沉”，其他“说郛”等书均未涉及，而鲁迅却是以小说为本位而作横的辑集的。

《中国小说史略》出版的那年，我在长沙岳云中学教国文，我所买的初版本是黄色封面，分上下两册，作两次出版的。当时校中的同行同事张先生，是北大毕业的，曾听过鲁迅的这个课程，他说：“鲁迅先生教《中国小说史》，听讲的人很多，跑来揩油的也不少。大约他只讲二三十分钟便下课，但他说得非常扼要，并且很有风趣，听他课的人每课都要大笑两三次。”当时《语丝》还不曾出版，而鲁迅的幽默和讽刺之名，已经传遍遐迩了。

最近我时常翻阅鲁迅的这三部书——《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唐宋传奇集》，并且也时常念念不忘于《古小说钩沉》。我想按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上所精选的几十部小说来详细阅览探讨，至今只写成一部《小说闲话》，本想请鲁迅题签，不料他却去世了。我曾经写信给专研平话小说的长泽规矩也说：“鲁迅逝世，不胜哀悼，从此中国小说史研究者又弱一个。”我希望他在纪念平妖堂主人马廉以后，再在《书志学》上纪念中国小说研究者的第二次的损失。

1936年

##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

研究一个人的著作，最好把那人其他相关的著作一并取来看。每每在任何工具书中所找不到的难解的词语，在本人其他的著作中很容易地可以找到。因此，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最好把他的同类的著作也一并取来看。

《中国小说史略》是同类书中的最好的一部，可说是权威的著作。作者在这方面的确用过不少的工夫。其他同类的单行著作就是《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以及《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是前七篇的参考书，《唐宋传奇集》是中四篇的参考书，《小说旧闻钞》是后十七篇的参考书。全书二十八篇。必须顺次采取这三部著作来作参考。

此外，鲁迅的单篇著作，也是必须加以注意的。我个人检查的结果，只有七篇，即：《且介亭杂文》二集上的《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这是为《文学百题》而写的；《集外集拾遗》上的《游仙窟序》，这是为川岛的标点本而作的；这两篇可供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的参考。《坟》上有《宋民间之所调小说及其后来》，《二心集》上有《关于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华盖集续编》上有《关于三藏取经记》等：这三篇可供《史略》第十二、三篇宋话本的参考。此外就是《且介亭杂文二集》上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和《语丝》上登过的《小说目录二件》。

川岛因《中国小说史略》的指示，刊行了《游仙窟》，又刊行了《杂纂四种》。川岛的序里曾引鲁迅给他的信，其中重要的一节云：“《唐人说荟》里的《义山杂纂》，也很不好。我有从明抄本《说郛》（刻本《说郛》也是假的）抄出来的一卷，好得多，内有唐人俗语，明人不解，将它改正，可是改错了。如要印，不如用我的一本。后面宋人续的两种，可惜我没有钞，如也印入，我以为可以从刻本《说郛》抄来，因为宋人的话易懂，明人或者不至于大改。”

因此我想到，如果把鲁迅的日记和书简全部整理出来，或者还可以找到不少能与《小说史略》互相参证的资料吧？

冯沅君拟作《宋元戏曲史疏证》，我也颇有意作《中国小说史略》疏证；但这只是一个愿望罢了。

今春因讲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便，偶然也发现一些原作者的小错误和错排之处。此书已销十余版，且已编入《鲁迅全集》，读者甚多。那末，我把这些琐屑的地方写出来，或者可供读者参考吧。

一、“《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面二三）按“一百五十”当为“一百十五”，此系颠倒误排。《新唐书》原文云：“张华《列异传》一卷，戴祚《甄异传》三卷，袁王寿《古异传》三卷，祖冲之《述异记》十卷，刘质《近异录》二卷，干宝《搜神记》三十卷，刘之遴《神录》五卷，梁元帝《妍神记》十卷，祖台之《志怪》四卷，孔氏《志怪》四卷，荀氏《灵鬼志》三卷，谢氏《鬼神列传》二卷，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东阳无疑《齐谐记》七卷，

吴筠《续齐谐记》一卷。”以上，十五家是不错的，卷数却是一百十五，不是一百五十。

二、“引《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岛之所。”（面三七）“青岛之所，有甘栌。”（面三八）按，青岛固然是山东的一个地名，但鸟名也可以代替地名的，比方说，《山海经》上的比翼鸟，柳宗元文中的多秭归都是，所以，原本“青岛”实为“青鸟。”“青鸟”这名词也许太古怪了，常被弄错，古人就屡曾误写；《说文》作“青鳬”，颜师古《汉书》注则讹作“青马”。

三、“宋有吕居仁《轩渠录》，沈征《谐史》，周文玘《开颜集》，天和子《善谑集》。”（面八六）按，此四书均见陶宗仪《说郛》，虽然有三部是笑话书，沈征《谐史》实非笑话，因为其中很少可笑的事情，这犹之《齐谐记》、《续齐谐记》不能称作笑话一样。

四、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先叙沈亚之，后叙陈鸿，最末叙白行简，误。《唐宋传奇集》上的排列是对的。应该按照时代先后，先叙白行简，次叙陈鸿，最末叙沈亚之。我们只要一看下列各篇的时代就可以知道：

七九五 白行简作《李娃传》。原文最末云：“贞元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白行简的《三梦记》虽无明显的著作年代，但其中一梦为元和四年事，即八〇九年之事，可见《三梦记》当作于八〇九年左右。

八〇六 陈鸿《长恨歌传》约在此年后作。因为他在“元和元年冬十二月”才听见白乐天话及此事。至于陈鸿的《东城老父传》叙贾昌“元和庚寅岁，九十八年矣。”这一年是八一〇，比《三梦记》迟了一年。